

后風血影

上官云飞 著



扇风血影

(中册)

上官云飞 著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七章 重见君颜

“噢！我们的仇人是谁？为什么迟了就不行了？”

奔月嫦娥忽然掉下眼泪，但仪容却十分肃穆，道：“你祖父的仇人，是丰都门令主百煞鬼王，你父亲的仇人是蟠龙山庄庄主九爪神龙，还有九大门派的掌门人。”

“啊！真是百煞鬼王和九爪神龙！”他心头狂跳，四肢微抖，激动万分。

奔月嫦娥奇怪道：“你早已知道我们的仇人是百煞鬼王和九爪神龙？”

“王一帖曾同我说过，但他也只是猜测，因为他不知我是什么人。姑姑，爷爷是不是叫烈阳翁金超，我爹叫青衫剑客金瑜？”

“不错！不错！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是五岳神丐的猜测！”

“对！对！五岳神丐是你祖父的结拜兄弟，还有古道老叟和翻天一掌，王一帖与你爹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应赶快去找他们，请他们助我们一臂之力。如再过一年半载，即使有三位老人家相助，也无法报仇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百煞鬼王得了冥谷的剑术密笈，若等他练就密笈武功后再去，无异是自找苦吃。”

“九爪神龙未得到密笈。”

“九爪神龙得了风雷扇，前几天，我恰巧与他住在一家客棧，听他说要自创一套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扇法，藉风雷扇之威，于三年后，邀集各派在冥谷争取武林盟主。要是真经他创出一套扇法，即使不及你的扇诀厉害，但配合‘风雷扇’使用，也不好对付。”

金童茫然地点了点头，他似乎有些心不在焉，神不守舍，半晌才道：“要是早把爷爷和爹的仇人告诉我，便没有那么多麻烦了。”

“是因为要杀我们的人太多，你娘临死之时，千叮万嘱，叫我小心，并要我迁地居住。故十二年来，我连去找五岳神丐都不敢，恐怕遇见仇人……”

“我娘怎么死的？”

“自绝。”

“自绝？”

“不错！听到你爹死讯时，她即要自绝，只因怀了你，才未立即寻死。你一出生，即将你交给我，我苦劝无效，唉，后来我只好依照她的叮嘱搬家。”

金童轻拍了二下脑袋，只长吁短叹，不再说话。

奔月嫦娥见他神情，很是诧异，叱道：“你叹什么气？你难道不想报仇？抑是怕死？”

金童并非不想报仇，更非怕死，只是邱如凤的影子，不断地在他脑际盘旋，他猜想，他如杀了九爪神龙，邱如凤将不知如何悲哀可怜。还有五岳神丐等三个老人家，已与他翻了脸，而翻脸的原因，却是一件不名誉的事，虽是误会，但他恐他姑姑亦不肯相信。

这三件事，他都不想告诉他姑姑，尤其与邱如凤的事，他

根本无法对他姑姑明说，但二件事，都得立即去办，这怎不令他烦恼？

他听他姑姑话后，陡然惊觉，顿时惶恐万分，急道：“不，我……我只是想……”

奔月嫦娥声色俱厉地道：“想什么？有什么好想的！”

金童被吓得眼泪盈眶，跪伏在他姑姑身前，握着他姑姑的双手，道：“姑姑，我们不要去找五岳神丐好么？”

“为什么不找他，他是你祖父的拜兄，还有古道老叟和翻天一掌，我们的事，他们绝不会不管。要知我们此次报仇，只准成功不能失败，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，我恨不得联合天下武林同道呢。”

“姑姑，我们去找他们，他们也不会理我们的，甚至还会破坏我们姑侄的感情。”

“你这话是何意思？我是他们的侄女，你是他们的侄孙，而三位老人家都是侠义之士，怎么……”

金童回想起冥谷之事，不由冷哼一声，打断他姑姑的话，道：“侠义之士？姑姑，若侠义之士都与他们一样，天下间都是侠义之士了。”

奔月嫦娥惊讶道：“他们怎么样？”

“他们是天下第一号坏蛋，伪善脸孔，阴险奸诈，心毒手辣，表面上以侠义自居，所作的事恰恰相反。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我一出道，就与他们相交，我可以拿出事实来证明。”

“你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自那晚你被桃花贼捉去后，我一人茫茫无主，在黑夜中摸索着找你，因受伤不能支持，便在路旁的石岩休息，忽见

有很多人向冥谷而去，我想，如你未死，定会返回冥谷，于是，天一亮，我也就向冥谷回走，路经一座山神庙时，想去讨饭吃。当我进庙后，忽然来了一个受了重伤的叫化子，他要喝水，我即替他找了半瓦鼎山水，之后他给我一个布包，叫我交给五岳神丐。原来那布包中就是冷香玉钗。”接着，将那天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。

奔月嫦娥道：“是嘛！若非古道老叟祖孙救你，你哪还有命在，这不是义举么？”

“古道老叟还不是为了冷香玉钗才救我。”

“这不能证明他是坏人。”

“就在那天我逃走时，谷口忽被人击毙追我的十余人，每个人的太阳穴都留下一个红印。”

“那是离恨天君的绝学血指金钱印。”

“就为这事，后来我艺成出道，众人都说我是五岳神丐的传人，并说那十余个留印而死的人，是遭五岳神丐的毒手，于是，各派联手，挑了丐帮西安分堂。”

“五岳神丐并不懂‘飞花指法’，怎会牵连到五岳神丐？”

“因为钱如命老人家教我的步法是‘醉八仙’，他们说‘醉八仙’步法是丐帮只传帮主的绝学，并说离恨天君早已物化，我使用‘飞花指法’，又使用‘醉八仙’步法，所以他们都说是五岳神丐的传人，那谷口杀人的凶手是五岳神丐。”

“你说了半天，仍没有说出五岳神丐的坏处来嘛！”

“后来五岳神丐为挽回声誉及清白，便通帖将西北的武林人士邀集于嘉禾山庄，并派人找我到场作证，要我表明自己的出身，于是，我去了，替他解了一场灾难。但我却被人击成重伤，冷香玉钗也被蟠龙公子抢去。”

“这也不能说五岳神丐阴险。”

“后来我俘了九爪神龙的女儿作人质，要九爪神龙还我冷香玉钗，不料五岳神丐等却在中途抢夺。”顿了顿，继道：“过天云龙带来了换人的冷香玉钗，虽是假的，但当时谁也不知道，这不是证明他们的阴险么？”

“还有，我得了《风雷扇诀》后，就跟他们住在嘉禾山庄研练，他们假仁假义地优待于我，不料，为了一点小事，即翻脸将我赶走，当时，我一再向他们解释，他们却充耳不闻，硬说我是离恨天君的传人，不是好东西。”

“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因为我俘九爪神龙的女儿邱如凤作人质时，她的丫头红儿不知被谁强奸了，要寻短见，邱如凤威胁我，要我承认奸污罪名，我为要得回冷香玉钗，便承认了。不料，红儿信以为真，三月之后，她找到嘉禾山庄，说她有了身孕。当时，我适逢外出，我回庄后，三老即赶我走，当我明了他们赶我走的原因后，曾经一再解释，他们不但不听，反冷讽热刺，并欲要杀我以为武林除害。”

奔月嫦娥脸若冰霜，道：“奸污那丫头的真不是你么？”似有不信之态。

金童悲愤万分，泪如泉涌，仰天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金童前世造了何孽，一出生就没了父母，天下之大，茫茫人海，竟连朋友也没有一个，虽有一个姑姑，却也与其他人一样不了解我。”他跪在地上，向他姑姑拜了三拜，道：“姑姑，请你保重！”站将起来，四下望了一眼，目到之处，已没有了搜寻的和尚。

奔月嫦娥也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噢！姑姑，我护你下山去吧，待你脱离险境后，即往蟠龙山庄，如不死，再往丰都门。”

“你这孩子的脾气倒真怪，姑姑又不是不相信你，就气得要一人去报仇么？”

“其实你相信不相信也无所谓，我心可鉴于天，将来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”

“你与你父亲的脾气一模一样，我相信你绝不会作那些坏事的，我们还是多找几个人去吧。”

“五岳神丐二次三番地计算我，恨不得我溅血横尸，哪肯同我们去。”

“会的，五岳神丐并非如你想像得那么坏，我替你一解释，他即会谅解。”

“姑姑，你还不知道呢，在冥谷裂壁开洞的那天，谷中集有千数之人打擂台，他见我武功高，连败四五人，恐我得去壁中之宝，竟在场中，公布我身怀《风雷扇诀》的秘密，叫众人覬覦抢夺。后来那蒙面老人也无开洞之术，他建议众人要我使扇开洞，那时我因受了重伤，不能运劲，他又叫众人要我交出扇诀，竟要借他人之手杀我。”

奔月嫦娥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后来怎么样？”

童儿怎敢在姑姑面前说谎？后来，我毁去扇诀，蒙面老人要我裂壁开洞，得到壁中之宝，不肯让众人杀我，五岳神丐见诡计不逞，又假仁假义地要替我疗伤，欲藉机置我死地，幸为蒙面老人窥透其阴谋，讽刺他一番，并拒绝他的好意。”

“啊！”奔月嫦娥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因为那时他们还不知你就是他们的侄孙呀！”

“就算他们能谅解我，他们可能都在嘉禾山庄，此去嘉禾山庄，需时不少，如让九爪神龙创出扇诀，百煞鬼王练就密笈中的武功，纵有他们同去，也不济事。”

“你这话有道理，那么我们自己去吧。”

二人并肩向山下疾驰。

深夜静，旷野空，继续喝声继续风，星月明，人影动，剑气冲天杀气浓。

这是金童姑侄下山后的第二个晚上，二人住在白田镇的客栈中，突然一阵轻轻的纵跃带风声，经过客栈的屋脊，把睡梦中的金童惊醒。

他骨碌而起，走至窗前，把窗推开，探首向外一看，见三条人影，像夜鹤似地自屋脊飞落地上，同时向东疾射而去。

他赶忙回身穿上衣服，再探首外看，又见五六条人影，距他窗户约十余丈，风驰电掣地也向东而去。

他心感奇怪，暗忖：“这穷乡小镇，哪来这么多武林高手，莫非发生了什么大事？”

他走出房中，至他姑姑房门外细听了一会下，欲告诉姑姑他要出外一趟，但屋中静悄悄地。他想：姑姑可能仍在睡着，不忍惊醒她，便欲返回房中，由窗口穿出。

但他刚走出二步，忽闻他姑姑喝道：“童儿哪儿去？”

他急刹步，回头一看，原来他姑姑也正在倚窗外望。他走至姑姑窗下，道：“有很多人向东奔驰，前面可能发生了什么大事，我以为你没有醒，想先去看看。”

“我早知道了，你稍等一下，我与你同去。”回身略整理了衣衫，一同纵出窗口，向东急驰。

二人行约里许，忽见前面官道旁的麦田中，围着二十余人，大部分都是和尚。

金童道：“他们可能又是想抢别人的宝物。”

奔月嫦娥道：“也许在围攻他们的仇人。”

二人继续前走，金童运目前看，道：“那些和尚不都是少林寺的么？啊！勾命阴差也在那里。”他拉住他姑姑的手，低声急道：“勾命阴差是丰都门的堂主，小心别把他吓跑了。”

“对！”奔月嫦娥反拉了金童的手，同时蹲下，道：“你认识勾命阴差？”

“认识，他很怕我，我们就在这里把事情弄清后再去。”

忽闻一人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，难道还要贫僧等动手？”

金童道：“姑姑，那说话的和尚就是悯世大师。”

又闻一人沉声道：“只要你们能把我们四人同时击倒，否则，别作梦！”

悯世大师道：“你们已有二人被击昏厥，再要将你们二人击倒，还不是举手之劳！”

那人沉声答道：“就试试看吧！”

金童心头一震，立即站了起来，运目前看，但被众人阻住视线，看不见那答话之人。奔月嫦娥也跟着站起，急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金童急道：“那答话之人好像是古道老叟？”

“啊！”奔月嫦娥心头也震了一下，急道：“我们赶快去看看！”

二人即急抢步前走，从人丛的空隙中看去——

这一看不要紧，乍见之下，都惊异万分，尤其是金童，除惊异之外，尚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，他心房剧跳，暗道：“她？

她也在这里，她是谁？她不是要往阴山寻她丈夫么，怎么数天了，只走了那么一点路？且不北上而南下？”

原来二人看见被众人所围的有五人，除五岳神丐、古道老叟、翻天一掌、王一帖外，尚有一个美如天仙的少女。五岳神丐和王一帖，都满身血浆，昏厥在地，翻天一掌右手紧扣着那少女腕脉，左掌贴在那少女的脑后，古道老叟在翻天一掌的左旁，站成前弓后箭，准备与敌相拼的样子，二人都头发蓬散，汗落如雨，脸上肌肉不时在抽动，四目如火，不停地反复扫射。

但见那少女，虽被翻天一掌扣着腕脉，脑后被人用掌按着，在生死只隔一线的情形下，却一点也不感恐惧，也无愤怒和痛苦之色，生像没事人一样，双眸回转，环扫四周，天真之态，悠然自得。

姑侄二人乍然出现，场中二十余人都不由一愕，九个和尚齐宣一声佛号，同时挪身错步，成一半月形，把二人挡住，个个手执兵器，目射寒光。

金刚殿主持悟灵和尚冷然道：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想不到二位会自投罗网。”

金童淡然道：“你们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悟灵和尚道：“大魔头离恨天君的传人金童。”

金童道：“你们认识青衫剑客金瑜么？”

奔月嫦娥一拉金童的手，道：“暂别理他们，我们先看看吴爷爷的伤势。”

金童点了点头，欲闪过众人，趋向古道老叟等处。

悟明和尚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不必急，至天堂时再看吧。”

金童猛然使出一招“落花追魂”，指风如箭，疾射而出，

吓得九人，都急忙向两边闪避。奔月嫦娥趁九人闪避之际，运掌护胸，一个箭步，冲向古道老叟身旁，金童却站在原地未动。

古道老叟早已不认识奔月嫦娥了，见她冲来，以为她要趁机袭击，陡然怒吼一声，双掌“呼”的一声劈出，劲风呼啸，有若江涛。

奔月嫦娥未料到古道老叟会猝然发难，心头一震，惊呼：“胡叔叔……”急忙向左斜避。

古道老叟这一掌是含愤而出，劲道何异千斤，饶是奔月嫦娥动作敏捷但在毫无防备之下，也无法避过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正中奔月嫦娥左肩，被击得肩骨脱臼，踉跄退后。

少林寺罗汉殿主持悟明和尚见状大喜，机会难得，低宣一声佛号，一招“罗汉传灯”，打出一记足可碎石的拳风，疾向奔月嫦娥撞来。

眼见奔月嫦娥即将死在悟明拳风之下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陡然，一声怒喝划空，同时人影一晃，紧接着暴起一声巨响，顿时，黄土四射，麦苗飘飞，悟明的身于凌空翻滚，金童轻落奔月嫦娥身旁，众人脸色大变，惊悸万分。

这突起的事端，酿成场中五种不同的心情，少林和尚勾命阴差等惊恐失措，古道老叟与翻天一掌悔恨愧疚，金童激怒，奔月嫦娥悲伤，那少女一片茫然。

金童一手扶着摇晃欲倒的奔月嫦娥，双目似要喷出火来，对悯世大师等怒道：“自命为正派人物，却偏作宵小之事，若非我出掌及时，那还了得，哼！待会再与你们算账。”

金童一招“落花追魂”逼退九位和尚时，本欲跟他姑姑同时援助古道老叟，但因他尚不知五岳神丐等已知误会，一

时念转，欲让他姑姑先行一步，如古道老叟仍与以前一样恨他，就不必多管闲事了，再则，他站在一边，还可以影响敌人的心理，不敢贸然向古道老叟等出击。

不料，古道老叟竟不问青红皂白，猝然向他姑姑猛击，气得他心房欲裂，霍然凌身而起，向前急扑，至途中时，陡见悟明和尚发拳偷袭，怒喝一声，发掌封挡，在千钧一发之间，救回他姑姑性命。

他扶着姑姑，转向古道老叟道：“你的心好狠，我姑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今天你如不说个明白，我金童决不……”

被翻天一掌扣住腕脉的少女，突然惊“咦”一声，打断金童的话尾，急道：“你就是金童？”

金童冷然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金童，姑娘你不是要往阴山找你丈夫，何以还不去？”

少女左手只轻微一甩，即甩脱翻天一掌的扣拿，急忙碎步向金童走来。

翻天一掌一愣，欲再把她拿住，但手至中途，又缩了回来，站在原处不动。

少女走至金童身前，双眸由金童的脸看至脚，由又脚看至脸，半晌才道：“你真的是金童？”

金童此时的情绪很坏，无心与她闲聊，不耐地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姑娘是否又没有了盘缠？”

原来这少女，就是在中岳饭店，吃了饭无钱付账，差一点被人押入妓院，金童送她盘缠的那少女。

她听了金童的答话，高兴得一把拉着金童的衣袖，双脚乱蹦乱跳，道：“啊！好了，快带我走吧。”

金童茫然道：“带你走，去哪里？我没有工夫带你去阴山

找你丈夫呀！”

少女道：“我的丈夫就是你，你带我到什么地方都行，不一定去阴山。”

金童闻言，不由好气又好笑，而又含羞，暗道：“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，不想竟发了神经病，真可惜。”

念落，道：“我们素不相识，怎会是……这种事怎能随便乱说？”

奔月嫦娥也觉得这姑娘有点怪，忍着肩骨脱臼的剧痛，道：“姑娘贵姓芳名，你怎么说他是你丈夫？”

翻天一掌插嘴道：“你这姑娘莫非是霞儿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不叫霞儿，我姓柳名绛珠。”

翻天一掌道：“我不是问你，是问她。”一指靠在金童肩膀上的奔月嫦娥。

奔月嫦娥冷然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古道老叟忽然道：“啊！我该死，怪不得你叫我胡叔叔，我该死，真该死。”向前走来，道：“伤得怎样？让我看看。”

金童陡然右掌平胸举起，怒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古道老叟一愣，立即原处站住，呐呐地道：“我……我刚才才是……”

金童未等他将话说完，又喝道：“你别说了，你们的诡计，我早已洞悉，我若不念在你们有恩于我，早把你们劈了。”

古道老叟闻言，不禁又惭愧又愤怒，冷笑道：“好没良心的家伙！”

“我什么地方没良心，在冥谷时，你们二次三番地害我，我没有找你们出气，还算没有良心？”

提起冥谷之事，古道老叟顿时豁然垂头，悔恨地暗自长

叹，一时无言以对。

少女柳绛珠仰脸道：“夫君别理他们，带我走吧。”

金童俊脸绯红，面对这位他认为神经不正常的美丽少女，毫无办法，大有哭笑皆非之感。

奔月嫦娥忍着肩骨脱臼的痛楚，伸手将柳绛珠拉至身前，温和地道：“夫妇须凭媒妁之言，父母作主，方始有效，你与我侄儿，素昧平生，岂能一见面就要他作你丈夫，姑娘年轻漂亮，难道不怕人笑话？”

柳绛珠闻言，顿时秀脸色变，浑身微颤，幽怨地道：“此事是我娘临死时叫我这样做的。”

转对金童道：“你既不愿作我丈夫，何以要救我？”

金童将手一摊，茫然道：“我何时救过你？”

“人人都说是你救我的呀！”

金童低头寻思了一会，实在想不起在什么地方救过这位美丽的少女，笑道：“也许我在无意中救过你，不过救人于难，乃是我辈之本份，是不能索报酬的，姑娘请另择佳婿。”

柳绛珠勃然怒道：“不行，我有言在先，救我者夫君……”

“啊！”金童和奔月嫦娥乍闻此言，登时恍然，同时“啊”了一声。

奔月嫦娥一手将她拉至身旁，急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冥谷壁腹中的姑娘，对，是我侄儿救你的，走！我为你们作主。”转对金童道：“童儿，走！”向金童使了一个眼色，意思要他小心保护。

少林寺二十余位和尚，陡然一阵挪身错步，将三人围住，达摩院主持净世大师道：“把账算清再走。”

勾命阴差惟恐天下不乱，在旁挑拨道：“对，不能让他们走。”转对净世大师道：“大师尽管放手干，本人愿倾全力相助。”

三人被围，如不动武，决难行走，金童冷哼一声，目光四下一扫，对净世大师道：“刚才你还未答复我的问话，我现再问你们，你们认识青衫剑客么？”

净世大师爽朗地道：“青衫剑客是一代大侠，可惜已死十余年了，施主此问是何意思？”

古道老叟激动地道：“娃儿，你真是瑜侄之子？”

金童冷淡地点了点头，转对净世大师道：“先父与贵派何仇何怨？为何将他毙于冥谷？”

净世心头一惊，道：“令尊并非本派击毙！”

“你还想赖？哼！血债血还，请纳命来！”一字一字地自他口中发出，每个字，都仿佛一把尖刀，射向净世等的心房，使他们不寒而栗。

净世大师连忙摇手道：“且慢！且慢！”

金童道：“尚有什么遗言？快说！”

“老衲并非怕你，只是要把事情弄清，令尊青衫剑客实非遭本派所害。”

“你推得倒干净，那么是遭谁人所害？”

“是死在九爪神龙剑下。”

勾命阴差道：“不错！当时七派掌门人虽曾参与围攻令尊，但置令尊于死地的，实是九爪神龙。”

这话，表面上是替净世大师辩护，实际却系挑拨是非，是要使金童不相信净世大师之言，向众僧索命，使他们两败俱伤，他好从中渔利。

这话一出，果然激起金童炽烈的仇火，连声冷哼，运劲双掌，正欲发招出击。

奔月嫦娥忽然脑筋一动，忙把金童拉住，急道：“慢点！”转对净世道：“你说的是实话么？”

净世大师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言。”

奔月嫦娥道：“姑且暂时信你一次，请让开吧。”

金童不解地道：“姑姑，你不是也说过七大门派的掌门人也是我们的仇人么？”

奔月嫦娥道：“我是听说的，也许不真。”

十七年前金瑜死时，她是亲眼看见的，谁是仇人，她洞若观火，她现在处置，全是针对勾命阴差的心理。她衡量局势，金童的武功虽高，但二十余和尚也非弱者，古道老叟和翻天一掌，是敌是友尚不知晓，且尚有阴险毒辣的勾命阴差数人在侧，虎视眈眈，自己又受了伤，还要保护柳绛珠，如不忍一时之气，这一仗打下来，己方实有不利，于是，她才作此权宜的处置。

勾命阴差一心想挑起金童与净世等火拼，至两败俱伤时，将金童干掉，除去后患，再将柳绛珠俘走，那知奔月嫦娥竟不中他的计。

他暗骂道：“这媳妇好厉害！”

当下，蹉蹉笑道：“金瑜武功盖世，会死在九爪神龙剑下么？可叹世风日下，孝字扫地了！”

这话，所猜的又是反效果，不但未激起金童火拼少林众僧，反使众僧洞悉其阴谋。

本来众僧是不肯听奔月嫦娥的话，让他们离开，勾命阴差这一说，净世大师即低宣一声佛号，道：“金施主请便吧，